

我是西藏军人,我的丰碑在西藏

◆刘未科



风在海拔五千米的垭口扯着嗓子嘶吼,把西藏六十载春秋揉进呼啸里;雪在念青唐古拉山的褶皱间铺展,叠成一叠写满西藏故事时光素笺。我站在界碑旁,军大衣下摆被风掀起,猎猎如战旗——这面旗,曾陪着西藏从蹒跚起步走到盛世华年。掌心抚过“中国”二字的刻痕,每一道凹陷都盛着岁月的重量:是川藏线的尘土,是除夕夜雪水煮汤的暖意,是巡逻路上冻僵的双腿,更是一代代西藏军人与这片土地相守一甲子的赤诚。这是西藏军人的勋章,是青春熔铸的坐标,而西藏军人的丰碑,早已扎进高原层,与西藏自治区的年轮缠成了永远不会解开的同心结。

车轮碾过的拓路诗行

1983年夏天,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那时川藏线还是最原始的模样。我们这些军校毕业生,坐着卡车从成都出发,车队像一串蹒跚的骆驼,在搓板路上颠得人骨头发麻。所谓的“路”,是山崩劈开的裂缝,是洪水啃剩的骨架,一侧是直插云端的岩壁,另一侧是深谷。方向盘在手里抖得像筛糠,后视镜里的车队首尾相顾,像系在绝壁上的铜铃,更像一束倔强的光——我们要为西藏,蹚出一条连通区外的希望之路。

暴雨裹着泥浆砸下来的瞬间,我记了一辈子。海拔几千米的崖顶滚着碎石,汽车兵小李扯着嗓子喊:“你们退!你们退!”自己则抗着工兵铲冲进了滑坡体。“我去探路!”他的声音被雨声撕得稀碎,军帽上的红星闪了一下,便隐进了烟尘里。后来才知道,他带着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泥浆里刨了七个小时,指甲缝里全是血和碎石,硬是刨出了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凹槽。当第一辆卡车碾过他们用身体护住的路基时,小李扶着岩壁干呕,吐出来的全是黄绿色的胆汁——那不是普通的疲惫,是用筋骨扛下的苦,是为这片土地铺就希望的执着。

这哪里是在赶路?是用脚底板丈量信仰。车轮碾过的每一道辙痕,都刻着“家国”,也刻着“西藏”。我们这些从五湖四海来的兵,把“故乡”叠进背包,让“边疆”与“富裕”在心里一起发芽——我们懂,脚下的路修好了,西藏的日子才能往前奔,这是藏在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执念。

雪水煮饭的军旅岁月

刚到部队的那个冬天,大雪封了三个月的山。储藏室的土豆冻得像石头,咸菜帮子泛着白霜,炊事班班长端来的雪水萝卜汤,成了营地最珍贵的滋味。铝锅在火上咕嘟作响,雪水蒸气在帐篷顶凝成冰棱,垂下来像一串透明的剑。我们围着炉子坐成圈,捧着搪瓷碗小口啜饮,汤里就几粒盐巴,却比任何山珍都香——因为这汤里,熬着我们对西藏一起扛过苦难的暖意。

老班长总说:“雪水甜,这是雪山的奶水,喝了能长劲,能陪着西藏往前跑。”他的

手粗糙得像老树根,指关节肿得发亮,那是常年握枪、冻伤留下的印记,可他从不从兜里揣着的关节炎诊断书。有天凌晨换岗,我看见他蹲在雪地里,用冻得发僵的手给巡逻回来的战士搓脚,嘴里哼着跑调的《歌唱祖国》,哈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了霜,像给红着眼眶的他镶了圈银边。那一刻我突然懂了,老班长守的不仅是岗,是西藏的安宁,是我们这些边防战士的冷暖,是这片土地的明天。

最难忘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除夕,我们在海拔5300米的观测站守岁。没有春晚,没有饺子,只有一台信号时断时续的收音机。当北京的钟声透过电流飘来,老班长“唰”地站起来,对着雪山敬军礼,声音带着哭腔:“听见没?祖国在给咱边防战士拜年,也在给咱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呢。”我们跟着一齐敬礼,军帽上的雪往下掉,落在胸前党的徽上,瞬间化成了水。那一瞬间我才明白,雪水煮的不是饭,是和西藏同呼吸、共命运的赤诚;寒风里站的不是寂寞,是守护这片土地从贫瘠走向富饶的承诺——这承诺,我们会记一辈子。

巡逻路上的忠诚守护

边防巡逻路,是用脚底板刻在高原上的诗行,每一步都踩着西藏的发展节拍。那年深秋在亚东,我们蹚过结着薄冰的多拉河,冰水顺着裤腿往上钻,冻得骨头缝都疼。副班长走在最前面,突然脚下一滑,往湍急的河中央倒去。我伸手去拉,却被他狠狠甩开:“别管我,保住枪。”那是他刚领到的新步枪,枪托上刻着他的名字,更刻着守护西藏安宁的责任。我们把他拖上岸时,他怀里的枪被裹得严严实实,自己却烧得浑身发抖,嘴里还念叨着“枪没事就好”——他比谁都清楚,这枪在,边境就稳。

在一座无名山,我们遇到过生死考验。暴雨埋了所有路标,我们在齐腰深的雪里迷

了三天路。十八岁的四川娃小张背着电台探路,突然“扑通”一声掉进冰裂缝里。我伸手去抓,只捞到他衣角的红布条——那是他妈妈缝的,说是能保平安。用登山绳把他拉上来时,他冻得说不出话,却死死攥着电台,里面还响着基地呼叫的信号,指尖在结冰的按键上印着淡淡的血痕。那信号连着哨所,更连着西藏的稳定。小张攥着的不是电台,是西藏军人在骨子里的使命。

牺牲的军校同学穆忠明,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他带兵支援地方伐木,险情发生时,他果断推开两名新兵,自己却被滚落的木头砸中,再也没能起来。后来我们挖出他的军用水壶时,里面的水冻成了冰,冰里裹着一片小小的干枯的格桑花——那是他答应带给未婚妻的礼物,也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牵挂。我们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块石头,用红漆写着他的名字。每年春天,石头周围都会冒出星星点点的小花,像他年轻的笑脸,也像西藏蓬勃发展的希望。我总觉得,他没走,默默注视着这里。

高原玫瑰的时代芬芳

在西藏的岁月里,部队医院的女战士们,是高原上最亮的光,是雪域里绽放的铿锵玫瑰。第一次见她们时,我去哨所送补给,远远就看见雪地里几个穿军装的身影,齐步走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一串清脆的风铃。走近了才发现,她们脸颊被紫外线灼得通红,嘴唇裂着细口子,笑起来却比格桑花还要明艳,眼里的光比雪山上的太阳还亮——那是和西藏自治区一起成长的喜悦,是女性军人独有的坚韧与温柔。

江苏姑娘小陈,来高原五年了。有次一老乡难产,她守了两天两夜。孩子平安降生时,她自己却因高原反应晕了过去。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孩子的哭声亮不亮?”后来老乡给孩子取名“军生”,旨在让娃记着解放军的恩情。小陈总说,看着“军生”一点点长大,就

像看着西藏自治区越来越好,再苦再累都值得。

通信班的小李,是跟着父亲的脚步来的西藏。她的父亲是边防老兵,牺牲了,那时西藏自治区才刚起步。她抱着父亲的军功章来到部队,说是要走父亲没有走完的路,守父亲守护过的家园。有次暴风雪压塌了通信塔,她爬上海拔三千多米、三十米高的铁塔抢修,冻得失去知觉,被战友拉下来时,手里还攥着断线的接头——那是连通哨所与外界的纽带,是西藏和祖国同频共振的桥。这些姑娘们,把胭脂换成了防晒霜,把花裙子锁进了行李箱,在缺氧的高原上活成了最挺拔的模样。她们说:“高原的风烈,能吹硬翅膀;雪山的雪寒,能映亮初心。”这话,我信,更懂。

丰碑永驻的致富之路

如今再看西藏,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西藏自治区走过60年,笔直的柏油路通到哨所门口,连片的保温蔬菜大棚四季常青,卫星电话能随时拨通家里的号码,藏族同胞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边境线上的家园越来越安宁。但我们这些西藏军人,依然守着当年的老规矩:雪水煮的茶要喝,记着过去的苦;巡逻路的脚要深,护着现在的甜;界碑上的“中国”二字要擦得锃亮,守着同胞的富裕路,守着自治区的未来。我们知道,条件好了,骨头不能软;装备新了,初心不能变;西藏发展了,我们的责任更重了——这是我们这些退役西藏老兵,刻在心里的念想。

“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与新兵去了烈士陵园。战士们捧着鲜花,在墓碑前敬军礼。风拂过他们年轻的脸庞,像拂过当年的我们,也像拂过自治区成立60年的岁月。我跟他们说:“西藏军人的丰碑,不在军功簿上,也不在纪念馆里——它在西藏的每一条路上,是我们当年一镐一铲凿出来的;在每一座藏式新居里,是我们守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在每一张当地老乡的笑脸上,是我们用一辈子想守护的同胞。我们的丰碑,和自治区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和祖国的边疆闪亮在一起。”

夕阳西下时,我又站在界碑旁。风还在吼,雪还在飘,可我听见了远处同胞们的欢歌,看见了万家灯火里的温馨,看见了自治区60载耕耘结出的香甜。这是我们用生命和青春守护的人间烟火,是我们和这片土地一起熬出来的甘甜。我们是西藏军人,我们的生命早已和西藏自治区血脉相连。西藏军人丰碑在西藏,在自治区每一寸长着希望的土壤上,在每一个被风雪与阳光共同捂热的黎明里——这是我们西藏军人写给祖国的誓言,是中华民族刻在世界屋脊上的精神图腾,这辈子,下辈子,永远不会褪色。

后记

六十载风雨兼程,西藏从贫瘠走向繁荣,从闭塞走向开放。从布达拉宫的金顶到雅鲁藏布江的清流,从巡逻战士的脚印到藏族同胞的笑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故事,都写满了“团结”与“奋斗”。未来,雪域高原将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稳步前行,续写属于世界屋脊的新篇章。



组诗

■一块顽石
赵树新

一块顽石
在我沉郁的心空漂浮
它没有翅膀
但飞得很高很快
它没有大脑
各种杂念浮想联翩
有一天 它遇到了巧夺天工的石匠
走出了我的心空——
成就了自我 玲珑剔透

■一口月亮
央阿来

我是午夜咬紧牙关
坠落的另一口凉山之月
行驶的绿皮火车摇头摆尾
一头钻进一座大大小小的山
准备在另一头 出人头地

当我灰头土脸重逢蓝月亮
月亮女儿不再是女儿
贝壳姑娘已嫁为人妻
泪眼婆娑成环海漫漫漾漾及心埂

我赶忙穿引线缝补一口月亮
翻山越岭间忘了祖上的手艺
上下缝补已是伤痕累累

■告白与告别
白 雪

在盛夏的尾声告白
午后的光 蝉蜕在信札背面
镌刻青春的文 墨水晕染年轻
年少的剪影将未署名的诗行
装订成诗篇

纸页掠过回忆的废墟上空
忆不起密密麻麻的白色纸扎下
人生埋下一个个
怎样跌宕的伏笔
忆不起人生的画卷
该怎样书写

当陈旧的行李箱在月光发芽
长出候鸟的羽翎 时间归零
空气腾出蓬松的空间 渐渐弥补
记忆便有了告别的影像

■落日不惊百兽
黄宏宇

七月还未到 千足虫还在长个
林间小径对着小屋 松下有人问童子
草色多些 还是
月色多些

眉眼带笑的故人
看见竹林而心生七情
夏日甜心弥漫
山海玲珑剔透

落日不惊百兽
心坎上万物可爱
有人喊:虫豸 虫豸
我看不见 我和他们之间山水迢迢
这是一道甜蜜的裂缝

走了几百里的湖山啊
那里庄周鳞次 余晖将至
云朵都堆在天上
我在远方也能看见

■关于美丽
营士田

神秘和未知 从来都如此和谐
黑夜的眼睛 是高垂的星斗
月亮不屑于它的萤火
只沉醉于 昨天的故事

黑夜 是想象力的涌泉
如今 打更声已久远
还有谁在歌吟

今夜无风
美丽 却没被带走

诗书勤乃有

◆李伟明

自古读书靠刻苦。虽然也有过天才性人物: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人家的读书方式无法复制。所以,找榜样,还是得找常规的更靠谱。

读书无捷径可言。除了在方法上可以优化,最根本的就是要下苦功夫。唐代文学大师韩愈曾经给儿子韩符写了一首劝学诗《符读书城南》,其中说道:“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南宋诗坛泰斗陆游则在给小儿子写的《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你看,这么牛气的大咖,尚且认为读书要靠勤奋,还认真地把这个观点灌输给下一代。在读书人当中,持这个观点的是大多数。唐代诗圣杜甫在《柏学士茅屋》一诗中也说过:“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北宋诗人汪洙有一首《勤学》诗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

要说读书,古人的条件可比我们差得远。那时,想找本书看,可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就算手中有书,如果要夜读,穷苦人家点个灯也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好读书的人总是能克服重重困难,留下种种佳话。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用芦荻秆在沙地上教他写字。长大后,家里没有书,就去别人家借书读,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同时代的

范仲淹,也是幼年丧父,过着“断齑划粥”的艰苦日子,致力苦读,冬天读书疲倦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比他稍后一点的另一个大名人司马光,也是个著名的爱好读书之人。司马光家庭状况比欧阳修、范仲淹强多了,但同样是一生坚持不懈学习。为了不让自己多睡,他以圆木为枕头,惊醒了就起来读书,还给圆木取名“警枕”。由此可见,苦读与物质条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学习的自觉。

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来检验其对错。年轻时,以为读闲书、抄闲书之举是荒唐事,根本不敢示之于众(只能悄悄进行,家长、老师、同学都不可让他们知道),但几十年后回首,却觉得,其实这些经历还是挺让人受用的。在没有更好的条件多读书的情况下,这样做不就是博览群书么?一些考试时用不上的知识,在社会大学堂还是会有用处的,至少对开阔视野、启发思维有所帮助。读了书和不读书,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相差甚远。当年这些“不务正业”的阅读,给我今天的读书与写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如今条件好了,技术的进步使读书太容易,查资料更是易如反掌。于是大家不需要再购书了,也不再做笔记了,需要什么,网上百度一下就是。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就像微信支付使我们身上不再带钞票;因为网络的便利,我们脑子里不怎么储存知识了,一旦离开网络,有时难免头脑一片空白。由此感到,阅读便捷的今天,古代先贤们的读书方式虽然基本用不上,但他们的学习精神,依然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于从事文稿工作的人来说,还是要有这种勤奋的动力,让自己的头脑尽可能多一些储备。



◆佚名

今年的七夕
就在秋雨密集的今天
听着那雨滴
如我思念你的心
你看
七夕这天那渗透大地的雨露
都是你的相思泪么

原本我想走了
但是一年一度的七夕
我们好不容易相见一面
还有许多压抑心底的情话
怎能那么轻易地走呢
你看
虽然是初秋
满山依旧绽放着美丽的杜鹃花
空气里都是无尽的芬芳
你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间
还有唱给牛郎织女的歌声

我站在你面前
淡定从容
而你
躺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丛中
吮吸那山间的气息
仿佛世间的一切与你无关
我来了都不知道
可明年的七夕节
你会会跋山涉水来与我相见
然后再摇落片片花瓣
为我浪漫为我洒脱
嘴角的微笑如同花儿般绚烂

今年的七夕我如约而至
我想与你再来一次生死与共的拥抱
但你在花丛中无视我的存在
曾经山谷里的一切被我们滋润过
现在一切都变了
陌生而淡然